# 王氏經說

# 王氏經說卷第一

蕭山　王紹蘭　南陔

## 周禮

### 贊玉幣爵之事

天官大宰及祀之日贊玉幣爵之事注玉幣所以禮神玉與幣各如其方之色爵所以獻齊酒不用玉爵尚質也三者執以從王至而授之紹蘭按玉當爲王上經云及納享贊王牲事文同一例則贊玉當爲贊王形之誤也鄭分玉幣爵爲三顯非經義蓋此經涉下經大朝覲會同贊玉幣

玉獻玉几玉爵贊下有玉幣字而誤耳小宰職云凡祭祀贊王幣爵之事祼將之事其贊王何與大宰同正作王不作玉是其明證鄭彼注云又從大宰助王也將送也祼送送祼謂贊王酌鬱鬯以獻尸是鄭亦謂從大宰助王又明謂贊王更知前注之非矣九嬪職贊玉齍注云故書玉爲王杜子春讀爲玉鄭知彼王之爲玉而不知此玉之爲王何也說文王霸之王古文作𠙻玉石之王古文作𤣩尚可辨識篆文則王玉無別每易互譌鄭氏此誤與史遷因左氏有齊侯朝晉將授玉之文誤爲欲王晉者相類

饋食之籩

天官籩人饋食之籩其實棗㮚桃乾橑榛實鄭注乾橑乾梅也有桃諸梅諸是其乾者紹蘭按朝事之籩八加籩之實八下經醢八四豆之實朝事饋食加豆亦皆八知此籩實爲八無疑今祇五物或經有闕文賈疏謂經中桃是濇桃明有乾桃又以濇梅濇棗充之爲八今知不然者以經文桃與乾橑竝列乾橑爲乾梅則桃亦乾桃經不言乾桃者舉乾橑可知故鄭注云有桃諸梅諸明以乾橑爲梅諸桃爲桃諸猶恐人誤爲濇物故注又云是其乾者足知鄭

不以桃爲溼桃矣鄉射記脯用籩注籩宜乾物也禮何以用乾不用溼溼者新也祭主四時棗與桃梅溼者不能時有亦不能同時並有如煮梅以五月煮桃以六月剝棗以八月若籩實用溼臨時豈能備物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物供簿正即此意月令仲春之月羞以含桃先薦寢廟是果實成時自有薦新之典薦新用溼知常祭用乾則饋食之籩明是有乾無溼也曼壽曰饋食之籩其實棗㮚桃乾橑榛實凡五物以加籩蔆芡㮚脯證之蓋薦籩加籩皆四物也加籩有㮚則不用於薦籩可知棗下㮚字當是衍文有司徹主婦獻有棗糗㮚脯注棗饋食之籩糗羞籩之實㮚脯加籩之實也可證是亦可備一說

其簠簋

地官舍人凡祭祀共簠簋鄭注方曰簠圓曰簋賈疏方曰簠圓曰簋皆據外而言案孝經云陳其簠簋注內圓外方受斗二升者直據簠而言若簋則內方外圓紹蘭按說文竹部簋黍稷方器也从竹从皿从皀簠黍稷圜器也从竹从皿甫聲與鄭異誼周易損象曰二簋可用享詩權輿疏引鄭注離爲日日體圓巽爲木木器圓簋象是鄭注易亦以簋爲圓詩小雅伐木篇陳饋八簋毛傳圓曰簋是毛亦以簋爲圓論語包注周曰簠簋皇氏義疏外方內圓曰簠

內方外圓曰簋若據外而言是皇氏亦以簠爲方簋爲圓聘禮夫人使下大夫勞以二竹簠方鄭注竹簠方者器名也以竹爲之狀如簠而方（簠今本譌作簋據賈疏更正）如今寒具筥筥者圜此方耳賈疏凡簠皆用木而圓受斗二升此則用竹而方故云如簠而方釋文外圓內方曰簠內圓外方曰簋但毛公大儒鄭君碩學豈有宗廟禮器方圓莫辨揆厥所由簠簋二器或外方內圓或外圓內方方圓之制各分內外據外而言之說出于賈氏經典未有明文其內圓外圓無文可證毛公詩傳鄭氏易注亦但以簋爲圓不分別內

外孝經鄭注內圓外方亦是總訓簠簋未指何器爲內圓
外方賈謂鄭據簠言蓋因鄭注舍人方曰簠圓曰簋彼疏
旣據外言故以孝經注內圓外方屬之簠其實舍人注亦
祇言方簠圓簋未分內外也皇氏義疏外方內圓曰簠內
方外圓曰簋詩權輿釋文內方外圓曰簋外方內圓曰簠
聘禮釋文則云外圓內方曰簠內圓外方曰簋彼此互異
今卽以錢證之錢外郭圓而內孔方周謂之九府圜法亦
據外言則聘禮釋文爲是權輿釋文爲非毛傳據內故簋
圓簠方說文據外故簋方簠圓所據內外異耳並非方圓

有異

率執事而卜日

春官大宗伯率執事而卜日異義今春秋公羊說宗廟筮而不卜傳曰禘祫不卜（見御覽五百二十八禮儀部）古周禮說大宗伯曰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祇率執事而卜日大鬼謂先王也（見御覽五百二十五禮儀部）孔廣林曰鄭駮膏肓云當卜祀日月耳不當卜可祀與否其意以為魯郊常祀不須卜但卜祀日則宗廟常祀亦不卜可祀與否仍卜日不謂祀宗廟用筮不用卜也故周禮大祭祀命龜凡國之大事先簭而後卜

鄭皆無祭不用卜之解而學記未卜禘不祀學鄭又不以記文爲誤是從古周禮說矣紹蘭按少牢饋食禮鄭注引禘于大廟禮曰日用丁亥此卽公羊禘祫不卜之說所本謂禘用丁亥有定日故不卜也鄭說之曰不得丁亥則已亥辛亥亦用之無則苟有亥焉可也是與公羊小異矣公羊說宗廟筮而不卜亦是準少牢禮有筮無卜爲義但少牢大夫禮略鄭注春官簭人先簭而後卜云當用卜者先筮之卽事漸也于筮之凶則止不卜是先筮不吉乃不卜明筮吉仍當卜也亦與公羊說異龜人祭祀先卜鄭司農

云祭祀先卜者卜其日與牲則先鄭亦以祭當卜日也

蒲筵莞席

春官司几筵諸侯祭祀席蒲筵繢純加莞席紛純鄭注不莞席加繅者繅柔濡不如莞清堅又於鬼神宜紹蘭按上文王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此諸侯祭祀之席鋪蒲筵于下畫文為緣異于天子莞席紛純加莞席于上以紛為緣異于天子繅席畫純又無次席黼純皆所以辨等差莞席細故天子以為初設之筵蒲席粗故諸侯以為初設之筵既蒲為筵自不得加以繅席故加莞席示

不敢同於天子非以䌫柔愞莞淸堅如鄭所言則是䌫席不如莞席旣非經指且云又於鬼神宜按上云祀先王胙席亦如之是天子祭祀亦用䌫席豈不宜于鬼神乎斯不然矣

冬日至于地上圜丘奏之

春官大司樂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大蔟爲徵姑洗爲羽靁鼓靁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鄭注天神則主北辰大傳曰王者必禘其祖之所自出祭法

曰周人禘嚳而郊稷謂此祭天圜丘以嚳配之太平御覽引異義夏至天子親祀方澤侍中騎都尉賈逵說曰魯無圜丘方澤之祭者周兼用六代禮樂魯用四代其祭天之禮亦宜損于周故二至之日不祭天地也孔廣林曰謹按易乾鑿度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鄭君據此文謂周郊以寅月魯郊以日至示先有事也故駁公羊說云魯用孟春建子之月則與天子不同明矣而注大司樂冬日至圜丘之祭則以為禘其祖之所自出是不同侍中說也魯無方澤經傳不言鄭亦無說容與侍中說同紹蘭按祭法鄭注

云此禘謂祭昊天于圜丘也祭上帝于南郊曰郊是圜丘與郊不同也明堂位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鄭注孟春建子之月魯之始郊日以至帝謂蒼帝靈威仰也昊天上帝魯不祭是魯冬日至之郊祭蒼帝靈威仰以后稷配不得祭昊天上帝以帝嚳配大司樂所言乃周于冬日至祭天圜丘鄭謂天神主北辰既引大傳禘祖所自出即引祭法禘嚳以證是祭天圜丘以帝嚳配明與魯郊蒼帝以后稷配者不同故

大宗伯職云以禋祀祀昊天上帝鄭司農云昊天天也上帝元天也昊天上帝樂以雲門是先鄭以圜丘之祭爲昊天上帝也康成謂昊天上帝冬至于圜丘所祀天皇大帝是後鄭亦以圜丘之祭爲昊天上帝也大司樂注謂主北辰此謂昊天上帝者賈疏引文耀鉤云中宮大帝其北極星下一明者爲大一之先合元氣以斗有常是天皇大帝之號也又案爾雅云北極謂之北辰鄭注云天皇北辰耀魄寶此尚書大傳鄭注非爾雅注又云昊天上帝是北辰即昊天上帝然則圜丘是周祭昊天上帝故鄭注明堂位謂昊天上帝

魯不祭正同賈逵魯無圜丘之說且郊特牲云郊之用辛
也周之始郊日以至鄭彼注云言日以周郊天之月而至
陽氣新用事順之而用辛日此說非也郊天之月而日至
魯禮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魯以無冬至祭天于圜丘之
事是以建子之月郊天此鄭明言魯無冬至祭天圜丘與
賈侍中同尤其確證孔氏乃云鄭注大司樂圜丘之祭爲
禘其祖所自出不同侍中說是未攷周圜丘祭昊天上帝
以祖所自出之帝嚳爲配魯郊祭蒼帝靈威仰以祖所自
出之后稷爲配賈侍中謂魯日至不祭天正以不祭昊天

上帝故云魯無圜丘也況郊與圜丘亦不同地大司樂賈
疏謂爾雅土之高者曰丘取自然之丘圜者象天圜既取
丘之自然則未必要在郊無問東西與南北方皆可如賈
所言則郊在南郊圜丘但取丘之圜者無論東西南北更
知孔以魯郊當周之圜丘爲誤矣史記吳太伯世家請觀
周樂集解引服虔曰周樂魯所受四代之樂也又若有他
樂集解引服虔曰周用六代之樂堯曰咸池黃帝曰雲門
魯受四代下周二等故不舞其二與賈侍中周兼用六代
禮樂魯用四代說同

## 歌哭而請

春官女巫凡邦之大烖歌哭而請鄭注有歌者有哭者冀以悲哀感神靈也賈疏引臨碩難曰凡國有大烖歌哭而請魯人有日食而哭者傳曰非所哭哭者哀也歌者是樂也有哭而歌是以樂烖烖而樂之將何以請哀樂失所禮又喪矣孔子曰哭則不歌歌哭而請道將何爲元謂日食異者也于民無困哭之爲非其所烖害不害穀物故哭非禮也董仲舒曰雩求雨之術呼嗟之歌國風周南小雅鹿鳴燕禮鄉飲酒大射之歌焉然則雲漢之篇亦大旱之歌

考異郵曰集二十四旱志元服而雩緩刑理察挺罪赦過呼嗟哭泣以成發氣此數者亦大哉歌哭之證也多哉哀也歌者樂也今喪家輓歌亦謂樂乎孔子哭則不歌是出何經論語曰子于是日哭則不歌謂一日之中既以哀事哭又以樂而歌是爲哀樂之心無常非所以難此禮紹蘭按歌有樂而歌者有哀而歌者詩敘云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歌發于情情有哀樂故歌亦有哀樂男巫大哉謂旱暵旱則必雩公羊桓五年大雩傳旱祭也何休解詁云雩旱請雨祭名使

童男女各八人舞而呼雩故謂之雩說文雨部雩夏祭樂于赤帝以祈甘雨也从雨亏聲是雩之言吁呼也吁呼之不足故歌之歌之不足故舞之是雩不徒有歌且有舞此其吁呼歌舞皆是哀籲以請非爲樂也康成謂有歌者有哭者冀以悲哀感神靈明歌哭皆主悲哀何得謂歌爲樂至孔子哭則不歌以禮歌哭不同日是言弔赴之日歌則嫌于樂哀左氏云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故哭則不歌此謂樂歌與大哉吁嗟之歌殊異臨碩此難失經恉矣穀梁定公元年傳雩者爲旱求者也求者請也古之人重請何

亞平請人之所以爲人者讓也請道去讓也則是所以舍其爲人也是以重之焉請哉請乎應上公古之神人有應上公者通乎陰陽君請帥諸大夫道之而以請焉集解引禱詞曰方今大旱野無生稼寡人當死百姓何謗不敢煩民請命願撫萬民以身塞無狀禱亦請也此卽請辭也可補男巫鄭注之闕

師都建旗

春官司常師都建旗鄭注師都六鄉六遂大夫也謂之師都都民所聚也賈疏云師眾也都聚也主鄉遂民眾所聚

故謂之師都也紹蘭按師當爲帥字之誤也攷工記輈人鄭注熊虎爲旗帥都之所建說文㫃部旗下引周禮曰率都建旗皆其證說文巾部帥佩巾也率部率捕鳥畢也行部衛將衛也司常當作衛都爲正字帥率皆假借字經典多帥率通用故說文作率都鄭注攷工記作帥都詳見藻率條今經文及注疏皆譌作師都賈疏且釋師爲衆釋文於司常不爲帥字作音則唐時已誤矣

撟邦令

秋官士師撟邦令鄭注云稱詐以有爲者賈疏云謂詐上命營撟僞物之類也紹蘭按說文手部撟一曰擅也漢書

元帝紀使護西域騎都尉甘延壽副校尉陳湯撟發戊己校尉屯田吏士師古曰撟與矯同矯託也實不奉詔詐以上命發兵故言撟發也高五王傳撟制以令天下師古曰撟託也託天子之制詔也此即士師所云撟邦令謂擅發制令故鄭云稱詐經典多以矯爲撟假借字耳撟矯音同而誼異矢部矯揉矢箝也謂枉者矯之使直撟則擅專師古謂撟與矯同非也

刖罪五百

秋官司刑刖罪五百鄭注刖斷足也周改臏作刖書傳曰

決關梁踰城郭而略盜者其刑髕公羊襄二十九年疏引鄭駁異義臯陶改臏爲剕呂刑有剕周改剕爲刖陳氏疏證曰鄭于周禮司刑注尚書大傳注皆云周改臏作刖者原始言之駁異義云周改剕爲刖則審矣今文尚書髕呂刑以髕爲剕失之髕者白虎通云脫其臏也剕說文作⿰𧾷非跀也跀斷足也是臏與剕異法江氏尚書集注曰伏生大傳言其刑髕則伏生尚書必作髕矣伏生書是今文也史記周本紀亦作髕漢書刑法志引此下文⿰𧾷非罰之屬作髕罰之屬是皆據當時博士誦習之書故是今文也髕者剔

去厀端之骨也公羊疏引鄭駁異義云皋陶改髕爲䠊呂
刑有䠊案鄭氏尚書是古文據云呂刑有䠊則古文作䠊
矣夏承皋陶之後當有䠊无髕據敘云訓夏贖刑則此所
用者夏刑也故此當从䠊也紹蘭按鄭駁異義皋陶改髕
爲剕周禮司刑作刖故云周改剕爲刖說文䠊跀也䠊跀
皆斷足是文改而實不改也陳氏謂呂刑作剕爲失當從
今文尚書作髕江氏謂夏承皋陶後有剕無髕從古文作
剕公羊襄二十九年疏又引元命包云髕辟之屬五百亦
從今文今按尚書大傳云唐虞象刑犯髕者以墨幪髕處

而畫之是唐虞已有臏刑但象之而已司刑鄭注引夏刑
臏辟三百足證夏初本用臏刑皋陶彼時尚在改臏爲剕
故夏刑後乃用剕穆王訓夏贖刑用皋陶所改故呂刑作
剕不作臏剕卽司刑之刖與鄭駁異義合然則呂刑當從
古文剕不當從今文臏矣江氏說是而云夏承皋陶之後
當有剕無臏則未攷司刑鄭注也

閒問以諭諸侯之志

秋官大行人閒問以諭諸侯之志鄭注閒問閒歲一問諸
侯謂存省之屬王制孔疏引異義天子聘諸侯公羊說天

子無下聘義周禮說閒問以諭諸侯之志許愼謹案禮臣疾君親問之天子有下聘之義從周禮說紹蘭按春秋經書天王使來聘者凡七見隱七年凡伯九年南季桓四年宰渠伯糾五年仍叔之子八年家父僖三十年宰周公宣十年王季子是周禮說與春秋經合知天子有下聘之禮莊二十三年祭叔來聘穀梁傳云不正其外交故不與使也集解引廢疾云南季宰渠伯糾家父宰周公來聘皆稱使獨於此奪之何也鄭釋云諸稱使者是奉王命其人無自來之意今祭叔不一心于王而欲外交不得王命故去使以見之然則祭叔以不得王命來故去使益知

書使來聘者得禮之正矣鄭注聘禮記大行人皆云小聘曰問明聘問同義故大行人又云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頫五歲徧省注云存頫省者王使臣于諸侯之禮所謂閒問也則閒歲一問卽是閒歲一聘公羊

天子無下聘之說於義爲短

簠盛稻粱簋盛黍稷

秋官掌客簠十簋十有二鄭注簠稻粱器也簋黍稷器也

紹蘭按說文竹部簋黍稷方器也簠黍稷圜器也謂簠簋

皆盛黍稷小雅大東篇有饛簋飧毛傳饛滿簋貌飧熟食

謂黍稷也伐木篇陳饋八簋鄭箋盛其黍稷矣明堂位周之八簋鄭注皆黍稷器是毛鄭皆以簋盛黍稷秦風權輿篇每食四簋毛傳四簋黍稷稻粱是毛又以黍稷稻粱皆爲簋實孔疏稻粱當在簠而云四簋黍稷稻粱者以詩言每食四簋稱君禮物大具則宜每器一物不應以黍稷二物分爲四簋以公食大夫禮有稻有粱知此四簋之内有稻粱公食大夫之禮是主國之君與聘客禮食備設器物故稻粱在簠此言每食則是平常㷊食器物不具故稻粱在簋如孔所言毛以禮物大具不應黍稷分爲四簋故兼

有稻粱毛傳爲平常燕食非言正禮今以經證之聘禮云八簋繼之黍其南稷又云兩簠繼之粱在北經舉八簋則曰黍稷舉兩簠則曰粱可知黍稷在簋粱在簠也公食大夫禮宰夫設黍稷六簋于俎西又云宰夫膳稻于粱西鄭注進稻粱者以簠禮又云設于稻南簋西鄭注簋西黍稷西也簋西爲黍稷西則稻南爲簠南經互言以見義可知黍稷在簋稻在簠也禮又云賓北面自閒坐左擁簠粱右執湆以降此又粱在簠之確證今本誤作左擁簋粱阮氏校勘記云石經通解敖本楊本李本宋本義疏官本並作左擁簠粱謹按曲禮執食興疏引此禮正作左擁簠粱擬從簠

字
紹蘭謂簠盛黍稷簋盛稻粱此經當作簠粱難者云經
言左擁簠粱旣言簠又言粱言簠見黍稷言粱見簠明是
簠簠兼舉若云簠粱粱本應在簠但言左擁簠則粱自見
何必贅言粱或言左擁粱則簠亦見何必贅言簠簠簠二
器左手難于兼持故經文言擁鄭注訓擁爲抱是左抱簠
及簠右執湆以降也今知不然者經云左擁簠粱鄭注必
取粱者公所設也以經云宰夫設黍稷六簠于俎西又云
宰夫授公飯粱公設之于湆西是黍稷之簠宰夫所設粱
則公所親設以示殷勤故貴重公所設左擁簠粱右執湆

以降堂爲尊處欲于階下食之耳鄭注必取粱者公所設則宰夫所設之黍稷不取明矣不取黍稷何得有簋其爲簠粱明矣考云粱本在簠言簠不必贅言粱言粱不必贅言簋則聘禮明云兩簋繼之黍其南稷又云兩簠繼之粱在北言簋兼言黍稷言簠兼言粱經有明文未爲贅也說文不言簠盛稻粱其說同于包咸論語公冶長篇瑚璉也包注瑚璉者黍稷器也夏曰瑚殷曰璉周曰簠簋簠簋總承黍稷器爲文然則許說亦舉黍稷以包稻粱其實當云簠稻粱圜器也皇氏義疏謂簠盛黍稷簋盛稻粱斯爲誤

矣

君行一臣行二

聘禮及廟門公揖入立于中庭鄭注公揖先入省內事也既則立于中庭以俟賓不復出如此得君行一臣行二於禮可矣禮又云至于階三讓公升二等注先賓升二等亦欲君行一臣行二禮又云公側襲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閒注東楹之閒亦以君行一臣行二紹蘭按晏子春秋內篇晏子使魯仲尼命門弟子往觀子貢反報曰孰謂晏子習于禮乎夫禮曰登階不歷堂上不趨授玉不跪今晏子

皆反此孰謂晏子習于禮者晏子既已有事于魯君退見仲尼仲尼曰夫禮登階不歷堂上不趨授玉不跪夫子反此乎晏子曰嬰聞兩楹之間君臣有位焉君行其一臣行其二君之來遬是以登階歷堂上趨以及位也君授玉卑故跪以下之且吾聞之大者不踰閑小者出入可也晏子出仲尼送之以賓客之禮韓詩外傳晏子聘魯上堂則趨授玉則跪子貢怪之問孔子曰晏子知禮乎今者晏子來聘魯上堂則趨授玉則跪何也孔子曰其有方矣待其見我我將問焉俄而晏子至孔子問之晏子對曰夫上堂之禮君行一臣行二今君行疾臣敢不趨乎今君之受幣也卑臣敢不跪乎孔子曰善禮中又有禮鄭義本此賈疏云此文出齊語晏子辭誤左氏僖二十八年子

犯曰君取一臣取二昭十三年子服
惠伯引諺曰主一臣二皆非此義

王氏經說卷第一終

# 王氏經說卷第二

蕭山　王紹蘭　南陔

## 禮記

### 將入門問孰存

曲禮云將適舍求毋固將上堂聲必揚又云將入戶視必下韓詩外傳孟子妻獨居踞孟子入戶視之白其母曰婦無禮請去之母曰乃汝無禮也非婦無禮禮不云乎將入門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不掩人不備也將入門下有闕文據列女傳孟母曰夫禮將入門問孰存所以致

敬也將上堂聲必揚所以戒人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過也是外傳將入門下當有問孰存三字又二傳皆稱禮則古本曲禮將上堂之上當有將入門問孰存六字鄭注聲必揚云警內人也注視必下云不干掩人之私也皆本孟毋說

刑不上大夫

曲禮刑不上大夫鄭注不與賢者犯法其犯法則在八議輕重不在刑書孔疏引張逸云謂所犯之罪不在夏三千周二千五百之科不使賢者犯法也非謂都不刑其身也

其有罪則以八議議其輕重耳又引異義禮戴說刑不上
大夫古周禮說士尸肆諸市大夫尸肆諸朝是大夫有刑
許慎謹案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刑渥凶無刑不上大夫
之事從周禮之說鄭康成駁之云凡有爵者與王同族大
夫以下適甸師氏令人不見是以云刑不上大夫陳氏疏
證曰晁氏古周易引京房說刑在頄爲劇李氏集解九家
虞翻劇作渥九家云渥者厚大言辠重也虞云渥大刑也
經典釋文引鄭作刑劇周禮醢人司烜氏毛詩韓奕諸疏
義引鄭說以爲屋中刑之鄭注司烜氏邦若屋誅云屋讀

如其刑剭之剭鄭注費氏易注禮所用則京易是諸家易
說無不解爲刑罰也紹蘭按論語憲問篇吾力猶能肆諸
市朝皇侃義疏引殷禮殺大夫以上於朝殺士於市殺而
猶陳曝其尸以示百姓曰肆也則殷禮亦同古周禮說檀
弓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鄭彼注云大夫於朝
士於肆亦從古周禮說也鄭說周易其刑剭爲屋中刑之
亦卽令人不見之義故駁異義以適甸師氏爲刑不上大
夫漢書賈誼傳說刑不至大夫云其有在大譴大何之域
者聞譴何則白冠氂纓盤水加劒造請室而請辠耳上不

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盭而加也其有大辠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捽抑而刑之也此賈誼以不執縛係引不使人頸盭不捽抑爲刑不上大夫也較駁異義又不同

君天下曰天子

曲禮君天下曰天子鄭注天下謂外及四海也今漢於蠻夷稱天子於王侯稱皇帝孔疏引異義天子有爵不易孟京說易有君人五號帝天稱一也王美稱二也天子爵號三也大君者興盛行異四也大人者聖人德備五也是天

子有爵古周禮說天子無爵同號於天何爵之有謹案春秋左氏云施於夷狄稱天子施於諸夏稱天王施於京師稱王知天子非爵稱從古周禮義鄭駁云案士冠禮云古者生無爵死無謚自周禮及漢天子有謚此有爵甚明云無爵失之矣陳氏疏證云乾鑿度孔子曰易有君人五號也帝者天稱也王者美行也天子者爵號也大君者與上行異也大人者聖明德備也此異義孟京說所出與上當為異上白虎通爵篇鉤命訣曰天子爵稱也號篇或稱天子或稱帝王何以為接上稱天子者明以爵事天也接下稱帝王

者明位號天下至尊之稱以號令臣下也公羊成八年天子使召公來錫公命何休解詁天子者爵稱也聖人受命皆天所生故謂之天子此公羊說與易說同服虔解左氏依京師曰王同許君義紹蘭按白虎通爵篇引書亡逸篇曰厥兆天子爵是古尚書明偁天子有爵孟子萬章篇北宮錡問周室班爵祿孟子荅以天子一位是孟子說亦與孟京說同鄭駁是也

稽顙

禮記檀弓稽顙而后拜說文頁部顙頟也段若膺注曰九

拜中之頓首必重用其顙故凡言稽顙者皆謂頓首非稽首也公羊傳曰再拜顙者即拜而后稽顙也何曰顙者猶今叩頭按叩頭經之頓首也紹蘭按春官大祝辨九㩗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五曰吉㩗六曰凶㩗鄭注云稽首拜頭至地頓首拜頭叩地也吉拜拜而后稽顙凶拜稽顙而后拜檀弓拜而后稽顙鄭注云此殷之喪拜也先拜賓順於事也稽顙而后拜鄭注云此周之喪拜也先觸地無容哀之至是稽首者頭至地說文禾部稽留止也稽首謂頭至地稍稽留之頓首者頭叩地稽顙者觸地無容至地別於叩地叩地別於觸地無

容三者判然不同公羊昭二十四年傳昭公再拜顙子家駒再拜顙何休解詁云顙者猶今叩頭矣注不言卽今叩頭而言猶以別之則稽顙非卽叩頭近乎頓首之頭叩地耳禮經無頓首之事惟左氏文七年傳穆嬴日抱太子以啼於朝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宣子定四年傳申包胥如秦乞師九頓首而坐皆遠乎觸地無容之稽顙至左氏昭八年傳桓子稽顙昭二十五年傳季平子稽顙雖非喪禮之稽顙然亦與頓首之頭叩地者迥不同也

或曰使有司哭之

檀弓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經紂衣或曰使有司哭之鄭注云非也哀戚之事不可虛白虎通崩薨篇天子聞諸侯薨哭之何慘怛發中哀痛之至也使大夫弔之追遠重終之義也故禮檀弓曰天子哭諸侯爵弁純衣又曰遣大夫弔詞曰皇天降災子遭離之嗚呼哀哉天王使臣某弔盧氏校注云疑是或曰遣大夫即使有司哭之之義若以遣大夫弔爲句則弔詞並不見於檀弓紹蘭按上引檀弓曰此稱又曰明謂檀弓又曰以下乃檀弓逸文下文引禮檀弓曰死於牖下沐浴於中霤亦不見於今檀弓即其證此

文引檀弓天子哭諸侯爵弁紂衣以證上文天子聞諸侯薨哭之之義又引逸檀弓遣大夫弔詞以證上文使大夫弔之之義一哭一弔文義各自相承如盧說讀遣大夫句絕則弔詞曰以下二十一字上無所承下無所麗直爲贅文矣

周主重徹焉

檀弓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鄭注始死未作主以重主其神也重既虞而埋之乃後作主春秋傳曰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綴猶聯也殷人作主而聯其重縣諸廟

也去顯考乃埋之周人作主徹重埋之異義戴禮及公羊說虞主埋於壁兩楹之閒一說埋之於廟北牖下見本疏御覽埋之上有虞主二字　北方無事虞主亦無事也此十字見御覽居處部　春秋左氏說徙主祏於周廟言宗廟有郊宗石室所以藏栗主也見御覽禮儀部虞主所藏無明文鄭駁之云按士喪禮重與柩相隨之禮柩將出則重倚於道左柩將入於廟則重止於門西虞主與神相隨之禮亦當然練時旣特作栗主則入廟之時祝奉虞主於道左練祭訖乃出就虞主而埋之如旣虞埋重於道左見本疏　紹蘭按士喪禮遷於祖用軸重先奠

從燭從柩從燭從主人從是重柩相隨也旣夕甸人抗重出自道左倚之是柩將出重倚道左也旣夕記朝於禰廟重止於門外之西東面柩入升自西階是柩將入廟重止門西也雜記重旣虞而埋之鄭注就所倚處埋之是埋重於道左也然則始死作重虞作桑主練作栗主禮本相因練而埋虞主猶虞而埋重重埋道左卽知虞主亦埋道左道左者謂廟門外之道東漢時有鑿木樹於道側是其遺制矣重不入廟故不埋廟中公羊文二年傳練主用栗何休解詁云謂期年練祭也埋虞主於兩階之閒易用栗是

又與異義所引公羊說埋處不同亦非禮意鄭駁爲長

## 高禖

月令仲春之月玄鳥至之日以太牢祠於高禖鄭注玄鳥燕也燕以施生時來巢人堂宇而孚乳娶嫁之象也媒氏之官以爲候高辛氏之世玄鳥遺卵娀簡吞之而生契後王以爲媒官嘉祥而立其祠焉變媒言禖神之也御覽引鄭記王權問曰以注言之先商之時未有高禖生民詩曰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傳以爲古者必立高禖焉姜嫄禋祀上帝而生稷是則高禖之祀非以生契後立之也孔疏云

祭豈以爲禖神是高辛已前舊有高者尊也謂高尊之禖不由高辛氏而始有高禖又生民及玄鳥毛詩傳云姜嫄從帝而祠於郊禖又云簡狄從帝而祈於郊禖則是姜嫄簡狄之前先有禖神矣而此注立高辛氏爲禖神是高辛氏已前未有禖神參差不同者鄭志焦喬答王權云先契之時必自有禖氏祓除之祀位在於南郊蓋以玄鳥至之日祀之矣然其禋祀乃於上帝也娀簡狄吞鳦子之後後王以爲禖官嘉祥祀之以配帝謂之高禖據此言之則郊禖之祭契已前祭天南郊以先禖配之故謂之郊禖至高

辛氏之時既有簡狄之異後王以爲禖官之嘉祥卽以高辛之君立爲禖神以配天其古昔先禖則廢之矣高辛氏配之後謂之高禖紹蘭按鄭注立其祠謂立禖官之祠不謂立高辛之祠焦喬答王權祀之以配帝謂祀禖官以配帝不謂以高辛配帝然則高禖非由高辛氏而得稱故蔡邕以爲高者尊也謂尊高之禖是也禖者所以祈子孫之祀也魯頌閟宮毛傳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常閟而無事孟仲子曰是禖宮也姜嫄以從祀郊禖生稷周人祀禖卽以姜嫄爲配故稱其廟爲禖宮以此例之則簡狄亦從祀郊

禖生契商人祀禖自以簡狄爲配亦稱其廟爲禖宮更知高禖之稱不由高辛氏而起御覽五百二十九引五經要義曰契母簡狄以玄鳥至之日祀於高禖而生契高禖者蓋先王所以祈子孫之祀也玄鳥感陽而至集人棟宇有孳乳之祥故重其至日因以用事是劉向之說亦與月令章句同

豈不可

曾子問曰下殤土周葬於園遂輿機而往塗邇故也鄭注土周塈周也周人以夏后氏之塈周葬下殤於園中以其去成人遠不就墓也今墓遠則其葬也如

之何鄭注今人斂下殤於宮中而葬于墓與成人同墓塗乃遠其葬當與其棺乎載之也周禮之變也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史佚有子而死下殤也墓遠鄭注蓋欲葬墓如長殤從成人也長殤有送葬車者則棺載之矣史佚成王時賢史也賢猶有所不知召公謂之曰何以不棺斂於宮中鄭注欲其斂于宮中如成人也斂于宮中則葬當載之史佚曰吾敢乎哉召公言於周公周公曰豈不可鄭注言是豈于禮不可不許也史佚行之鄭注失指以爲許也遂用召公之言下殤用棺衣棺自史佚始也孔疏周公曰豈不可者周公聞召公之問故答云豈豈者怪拒之辭先怪拒之又云不可不可是不許之辭釋文周公曰豈絕句言是豈絕句於禮不可絕句紹蘭按古

人語气有緩急大雅文王篇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毛傳不
顯顯也不時時也生民篇不康禋祀毛傳不康康也周頌
清廟篇不顯不承毛傳顯於天矣見承於人矣此亦以不
顯爲顯不承爲承緩气言之也論語陽貨篇患得之何氏
集解患得之者患不能得之楚俗言皇氏義疏楚之風俗
其言語如此呼患不得爲患得之此又以得爲不得急气
言之也堯典試可乃已史記五帝本紀作試不可用而已
此亦急气言之故呼試不可爲試可然則周公曰豈不可
謂豈可也緩气言之故呼豈可爲豈不可召公未審其語

气因失其指是豈不可當連讀故鄭注云言是豈於禮不可足知康成三字連讀孔疏乃讀豈爲句不可爲句釋文乃讀周公曰豈絕句又讀鄭注言是豈絕句於禮不可絕句皆於文甚爲不詞且果如此讀法則周公辭意甚明召公必不至錯聽而誤會其意矣檀弓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者出尸出戶袒且投其冠括髮此言非禮之事而子游曰知禮鄭注嗤之亦周公曰豈不可之證也

師保疑丞

文王世子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

備唯其人語使能也北堂書鈔引異義今尚書夏侯歐陽
說天子三公一曰司徒二曰司馬三曰司空九卿二十七
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在天爲星辰在地爲山川古
周禮說天子立三公曰太師太傅太保無官屬與王同職
故曰坐而論道謂之三公又立三少以爲之副曰少師少
傅少保是謂三孤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是爲六
卿之屬大夫士庶人在官者凡萬二千謹案周公爲傅召
公爲保太公爲師無爲司徒司空文知師保傅三公官名
也五帝三王不同物此周之制也孔廣林曰鄭君注書傳

云周禮天子六卿與太宰司徒同職者則謂之司徒公與宗伯司馬同職者則謂之司馬公與司寇司空同職者則謂之司空公一公兼二卿舉下以爲稱注周禮保氏引書敘曰周公爲師召公爲保相成王爲左右聖賢兼此官也是鄭從今尙書說矣故注考工記王公以爲天子諸侯不作三公解紹蘭按白虎通封公侯篇王者所以立三公九卿何曰司馬主兵司徒主人司空主地王者受命爲天地人之職故分職以置三公各主其一以効其功一公置三卿故九卿也此孟堅說司馬司徒司空之義與今尙書說

合王制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鄭注云
此夏制也明堂位曰夏后之官百舉成數也然則今尚書
說三公至元士凡百二十為夏制明矣又鄭注書傳云后
稷司徒秩宗司馬士共工為六卿見路史疏仡紀夏后紀下是唐虞時
司徒司馬為六卿不為三公故知司徒公司馬公司空公
為夏制也漢書百官公卿表公夏殷亡聞焉周官則備矣
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
司空各有徒屬職分用於百事太師太傅太保是為三公
蓋參天子坐而議政無不總統故不以一職為官名又立

三少爲之副少師少傅少保是爲孤卿與六卿爲九焉記曰三公無官言有其人然後充之此周制與古周禮說及許氏異義合

燔柴於奧

禮器燔柴於奧夫奧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鄭注奧當爲爨字之誤也或作竈禮尸卒食而祭饎爨饔爨也時人以爲祭火神乃燔柴老婦先炊者也盆瓶炊器也明此祭先炊非祭火神燔祭似失之異義竈神今禮大戴記見本疏大字據御覽補以下依孔廣林所輯禮器云燔柴於竈夫竈者老婦之

祭也盛於盆尊於瓶禮器正義引燔柴盆瓶之事不列其文御覽亦此有禮器云竈者老婦之祭九字今補古周禮說顓頊氏有子曰黎爲祝融火正也三字依荊楚歲時記增祀以爲竈神御覽不載古周禮說見歲時記謹案月令孟夏之月其三字依御覽增祀竈五祀之神四字亦依御覽增王者所祭古之有功德於人此七字御覽無非老婦也此許君謹案見通典五十一吉禮十御覽五百二十九禮儀部八五祀類正義但云許君謹案同周禮鄭駁之云祭五祀竈在廟門外之東祀竈禮設主於竈陘祝融乃古火官之長猶后稷爲堯司馬上公也其尊如是王者祭之此八字正義有御覽無今但就竈陘而祭之屈上公之神何其陋也正義作但就竈陘一何陋也正義但引祝融至陋也

六句又月令云其帝炎帝其神祝融文列在上與祀竈絕遠而推合之文義不次焉得為義也又左傳云五官之神生為上公死為貴神若祭之竈陘豈得謂貴神乎特牲饋食禮云尸謖而祭饎爨以謝先炊者之功知竈神是祭老婦報先炊之義也臧文仲燔柴于竈夫子譏之云盛于盆尊于瓶若是祝融之神豈可以盆瓶之器置于陘而祭之乎正義引云祝融乃是五祀之神祀于四郊而祭火神于竈王子禮乖也與此不同見通典吉禮十禮記禮器正義王為羣姓立七祀一曰司命主督察三命也二曰中霤主宮室居處也三曰門四曰戶主出入五曰國行主道路六

曰泰厲主殺也七曰竈主飲食也竈神非祝融是老婦御覽

禮儀八五祀 陳氏疏證曰鄭駁異義辨竈神非祝融審矣注禮器破奧爲爨非也鄭禮器注云奧或作竈許君引大戴記禮器云竈者老婦之祭是小戴作奧大戴作竈奧竈聲近爨則遠矣無容致誤祭竈必先奠于奧既又迎尸入奧二事一時故竈或誤奧老婦先炊以配竈神故竈亦可言老婦之祭猶句龍爲后土後轉以配社因謂社爲后土也鄭欲示分別故據特牲饎爨爨言之不如從大戴作竈爲正紹蘭按奧竈二事而實一禮據其先席于門之奧而言

曰奧據其設主於竈陘而言曰竈名異而非二禮鄭必破
奧爲爨者以盛於盆尊于瓶是饎爨所有事與祀竈
之陳鼎俎者迥別非但與五祀之火宫無涉亦且與七祀
之竈神不同然則祭竈以老　祭先炊特祭老婦足知
竈尊而老婦卑猶火神尊而竈卑禮器所言非祭火神亦
非祭竈是祭老婦先炊何得從大戴侯竈爨聲固不近奧
說文穴部竈从穴鼀省聲爨部爨齊謂炊爨臼象持甑冂爲
竈口廾推林內火爨籀文爨省是篆文爨與籀文爨形近
致譌不關聲遠又爨炊一事而雙聲鄭欲明爨與先炊祭

名神名音義皆合故不從或作竈而破奧爲爨說甚精確陳氏非之誤矣

逮闇而祭

禮器子路爲季氏宰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鄭注謂舊時也他日祭子路與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紹蘭按闇天未明也淮南子氾論訓夏后氏祭于闇高誘注云于室中夜祭之也孔疏云言季氏祭于宗廟逮至日闇而行祭禮也日不足繼之以燭者謂祭祀未終日已昏沒故云日不足祀事未畢故繼日明而以燭也紹蘭謂闇者日

未出天未明非日已入而闇者如孔云日闇即當繼燭何以記云日不足乎且俄頃之間又何以云雖有强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而有司皆跛倚以臨祭乎孔疏失之

不辭

玉藻孔子食于季氏不辭不食肉而飧鄭注云以其待己及饌非禮也孔疏云凡客將食興辭而孔子不辭者必是季氏進食不合禮也不食肉而飧者凡禮食先食胾次食殽乃至肩至肩則乃飧孔子在季氏家食不食肉而仍爲飧者是季氏饌失禮故也紹蘭按上文云客祭主人辭曰

不足祭也客飧主人辭以疏主辭者主人辭非謂客辭雜記孔子曰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禮吾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吾飧作而辭曰疏食也不敢以傷吾子是作而辭者皆謂主人故孔子云食我以禮然則食於季氏不辭亦謂祭時季氏不作而辭疏乃以爲孔子不辭誤

紛帨

內則左佩紛帨鄭注紛帨拭物之佩巾也今齊人有言紛者紹蘭按紛即帉之假借字方言大巾謂之帉郭注江東

通呼巾爲耳說文巾部帉楚謂大巾曰帉从巾分聲

投殷之後於宋

樂記投殷之後於宋鄭注投舉徙之辭也時武王封紂子武庚于殷墟所徙者微子也後周公更封而大之孔疏引發墨守云六年制禮作樂封殷之後稱公于宋是也說文宋居也从宀木讀若送錢氏斠詮曰宋从宀从木木社木也宀屋也白虎通義社無屋以通天地之氣勝國之社則屋之示與天地絕屋者居也此制字之義攷宋字自周武以前無之特爲此而起亦無他訓可求釋名宋送也地接

淮泗而東南傾以封殷後者云滓淺所在送使隨流東入海也與許說相發明夫子于黃帝堯舜禹後皆曰封獨殷後曰投蓋當時武庚叛亡繼殷者有不能不處疏遠之勢如箕子向置于朝鮮朝鮮在海之東北宋在海之東南其方不同其例則一紹蘭按錢說木爲社木宀爲屋宋于文木在宀下社木不得在屋下且稱社木亦嫌與夏松殷柏周栗相混今據郊特牲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公羊哀四年傳蒲社者何亡國之社也亡國之社蓋揜之揜其上而柴其下何休注揜柴之者絕不得使通天地四方以

爲有國者戒蓋奄其上而棧其下賈疏郊特牲喪國之社必屋之公羊云揜其上即屋之是也棧其下者非直不受天陽亦不通地陰然則宋从宀者即公羊所云揜其上郊特牲所云屋之也義取不受天陽从木者即公羊所云柴其下康成所云棧其下也義取不通地陰矣

子羔之襲也

雜記子羔之襲也玄冕一鄭注玄冕又大夫服未聞子羔曷爲襲之紹蘭按史記衛世家仲由將入遇子羔將出集解引賈逵曰子羔衛大夫高柴孔子弟子也是子羔嘗爲大夫故得襲玄冕鄭云未聞蓋偶有未照矣左氏哀十五年傳杜注亦

云子羔衛大夫高柴

司命

祭法王爲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諸侯爲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鄭注此非大神所祈報大事者也小神居人之閒司察小過作譴告者爾司命主督察三命今時民家或春秋祠司命行神山神門竈在旁是必春祠司命秋祠厲也或者合而祠之山卽厲也民惡言厲巫祝以厲山爲之謬乎孔疏云司命主督察三命者案援神契云命有

三科有受命以保慶有遭命以謫暴有隨命以督行受命謂年壽也遭命謂行善而遇凶也隨命謂隨其善惡而報之紹蘭按說文示部祉以豚祠司命从示比聲漢律曰祠祉司命風俗通義周禮槱燎司中司命文昌也今民閒獨祠司命耳刻木長尺二寸爲人像行者擔篋中居者別作小屋齊地大尊重之汝南郡亦多有皆祠以豬率以春秋之月據春官大宗伯以槱燎祀司中司命康成謂司命文昌第四星祭法之司命鄭注以爲小神居人閒司察小過主督察三命此二司命名同而實異風俗通稱齊地及汝

南箕重司命皆祠以猪即許云以豚祠之司命則是祭法
居人間察過小神乃謂爲周禮槱燎之文昌應說誤也

故祀以爲稷

祭法是故厲山氏之王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
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其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
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召誥孔疏引左氏說社稷惟
祭句龍后稷人神而已孝經說社爲土神稷爲穀神句龍
后稷配食者郊特牲孔疏引異義稷今孝經說稷者五穀
之長穀衆多不可偏敬故立稷而祭之古左氏說列山氏

之子曰柱死祀以爲稷稷是田正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許君謹案禮緣生及死故社稷人事之既祭稷穀不得但以稷米祭稷反自食同左氏義鄭駁之云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社稷之神若是句龍柱棄不得先五嶽而食大司樂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土示五土之總神即謂社也六樂于五地無原隰而有土祇則土祇與原隰同用樂也詩信南山云畇畇原隰下云疏作下之誤黍稷彧彧疏譌彧彧爲彧云原隰生百穀稷爲之長稷疏譌黍然則稷者原隰之神若達此義不得以稷米祭稷爲難紹蘭按左氏昭二十

九年傳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白虎通社稷篇王者所以有社稷何爲天下求福報功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土地廣博不可徧敬也五穀衆多不可一一而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也稷五穀之長故立稷而祭之也稷者得陰陽中和之氣而用尤多故爲長也是班固同今孝經說

制國不過千乘

坊記故制國不過千乘家富不過百乘鄭注古者方十里其中六十四井出兵車一乘此兵賦之法也成國之賦千

乘孔疏按司馬法云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司馬法又云甸方八里出長轂一乘鄭注小司徒云若通溝洫之地則爲十里若除溝洫之地則爲八里故云六十四井出車一乘又異義云天子萬乘諸侯千乘大夫百乘陳氏異義疏證曰公羊昭元年何氏解詁曰十井爲一乘公侯封方百里凡千乘伯四百九十乘子男二百五十乘此依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計之與諸家說異紹蘭按論語馬融注云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城城出革車一乘然則千乘之賦其

地千城也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唯公侯之封乃能容之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是依周禮包氏注云千乘之國者百里之國也古者井田方里爲井井十爲乘百里之國者適千乘也是依王制孟子二説不同據坊記鄭注方十里六十四井出兵車一乘則千乘須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故云唯公侯之封乃能容之馬云雖大國之賦亦不過是者明堂位云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鄭注云上公之封地方五百里加魯以四等之附庸方百里者二十四并五五二十五積四十九開方之得七

百里革車兵車也兵車千乘成國之賦也是知雖七百里五百里四百里其賦稅皆不得過千乘坊記所謂制國不過千乘以此也何休注公羊謂十井爲乘同苞氏說異義云天子萬乘者王制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孟子作天子之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得出千乘以十乘之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則方十里者千十里爲成成出十乘是千成得萬乘也大夫百乘者地官小司徒職云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

稍鄭注此謂造都鄙也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其制三等百里之國凡四都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司馬法曰六尺爲步步百爲畮畮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此畿內公卿大夫三等采地之制通典田制云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故曰有戎

馬一匹牛三頭甸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一同百里提封萬井戎馬四百匹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六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謂之千乘之國天子之畿內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戎卒七十二萬人故曰萬乘之主此說萬乘千乘百乘之制最爲簡明唯一封三百六十六里何誤當爲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有奇

旄期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

射義公罔之裘揚觶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耋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蓋去者半處者半序點又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稱道不亂者不在

此位也蓋斷有存者者鄭注云稱猶言也行也句者不句言有此行不句可以在此賓位也句　紹蘭按鄭解稱猶言又解猶行謂稱道兼言道行道二義也者不二字總正文兩者不解之有此行之行總幼壯孝弟以下好學不倦以下而言與解稱爲行也之行不同故釋文上行字無音下行字音下孟反又出者不二字云此二字一句下及注皆同又以言有此行不五字絕句疏以行也與者不連讀誤也至正文兩者不上者不當與幼壯孝弟耆耋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連爲一句下者不當與好學不倦好禮不

變旋期稱道不亂連爲一句釋文乃竟以者不二字自爲一句蓋據鄭注爲讀不知鄭以者上詞絲故剌取者不二字作注非讀二字爲一句也此又陸之失也

## 大戴禮

三句烈而距

王言篇三井而句烈三句烈而距孔氏補注云書大傳曰八家爲鄰三鄰爲朋三朋爲里古者分田八家同井三井一朋之田也三句烈一里之田也紹蘭按孔言其數而未言句烈及距之義句卽句股之句烈卽列之假字距與矩

之異文周髀算經商高曰數之法出於圓方圓出於方方出於矩矩出於九九八十一故折矩以爲句廣三趙君卿注應圓之周横者謂之廣句亦廣廣矩也股修四應方之而從者謂之修股亦修修長也徑隅五自然相應之率徑直隅角也亦謂之弦既方其外半之一矩環而共盤得成三四五是言折矩以横一爲句從一爲股而徑以求其弦即得三隅又方而半之爲矩環之爲規故韓子云規矩既設三隅乃列揚推篇是爲句列是爲矩也三幷而句烈三句烈而距其義益如此

食先黍稷而飯稻粱

禮三本篇食先黍稷而飯稻粱孔氏補注云黍稷爲實正饌也稻粱簋實加饌也飯啖之也食禮今存者有公食大夫篇其經曰賓左擁簋粱右執湆以降公辭賓升三飯卒食坐取粱與醬以降奠于階西黍稷先設乃不親徹者蓋以賓所不飯故也紹蘭按公食大夫禮云宰夫設黍稷六簋于俎西是黍稷宰夫所設又云宰夫授公飯粱公設于湆西是粱公所設故下言賓左擁簋粱右執湆以降鄭注必取粱者公所設也然則三飯卒食取粱以降坐奠階西重公設故示親徹非謂不飯黍稷經云賓卒食會飯鄭注

會飯謂黍稷也此食黍稷則初時食稻粱經又云不以醬湆鄭注不復用正饌也初時食加飯用正饌此食正飯用庶羞互相成也如鄭所言是加飯用稻粱正飯用黍稷之明證孔謂黍稷賓所不飯失之矣

分夫婦之駒也

夏小正五月頒馬分夫婦之駒也孔氏撝約補注云分夫婦之駒者游牝之馬至是別之止其妊育也諸氏襄七集解云分牝牡紹蘭按傳粹卿本作分大夫卿之駒證以三月頒冰傳分冰以授大夫也經傳文例並與此同則作大

夫卿者是也一本作夫卿脫去大字尤足證夫婦之譌葢大夫卿誤爲夫卿夫卿又誤爲夫婦也

初昏南門見

夏小正十月初昏南門見南門者星名也及此再見矣孔氏補注曰昏謂昏姻也荀子曰霜降逆女冰泮殺內故是月始令民昏姻逮來歲春仲而止毛詩三星在天傳說以爲十月參星昏見可以嫁娶是也此經無傳又適與南門見相屬大衍術議遂疑十月定星方中南門昏伏不當言見乃誤讀之故耳紹蘭案小正初昏凡六見正月初昏參中四月初昏

南門正五月初昏大火中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七月初昏織女正東鄉并此初昏南門見而六初昏之下必記以星所以正天時重民事也經于四月言初昏南門正傳說之曰南門者星也歲再見壹正壹正卽謂四月初昏言正足以該見則南門四月已壹見故經于十月言初昏南門見傳又說之曰南門者星名也及此再見矣前後經傳之文自相證明則初昏南門見五字連文與初昏南門正五字連文同例不得分初昏別爲一節而解爲始昏姻也明矣取婦之時已于二月綏多女士記之固不煩再記其初孔氏乃援荀子霜降逆女冰泮殺內之文以爲

是月始令民昏逮來歲仲春而止果如所說夏時昏娶以霜降爲始月令季秋之月霜始降豳風七月篇九月肅霜而小正九月竟不言嫁娶之事且周語單襄公曰駟見而隕霜天駟爲房見于戌月房亦謂之辰小正九月云辰繫于日此時霜既隕矣其下當云取婦之始也而小正亦竟無文是知孫卿所稱霜降逆女本指九月孔氏據爲十月始婚之徵於義無取

納卵蒜

夏小正十有二月納卵蒜卵蒜也者本如卵者也納者何

也納之君也臧氏經義雜記曰偏攷經傳祭品皆用韭不
用蒜夏小正納卵蒜疑當爲納韭卵正月囿有見韭記韭
之初生也十二月納韭卵記農人收子納之有司以昭祭
事王彪之賦曰蒲韭冬藏謂卵蒜者本如卵納者納之君
夫卵蒜納之君將何用此語蓋漢以後人附會紹蘭按小
正記菜不必盡爲祭用五月啟灌藍蓼說文蓼辛菜內則
濡豚包苦實蓼鄭注以爲人君燕食明非祭品說文蒜葷
菜爾雅釋文引說文一本云蒜菜之美者雲夢之葷菜御
覽卷九百七十七引說文同玉藻膳于君有葷鄭注膳美

菜也葷薑及辛菜也許謂葷菜之美鄭解葷有辛菜則蒜在辛菜中是獻膳于君用蒜正與納卵蒜同義似非漢以後人附會也卵蒜者蒜顆大如卵也顏氏家訓書證篇引三輔決錄云前隊大夫范仲公鹽豉蒜果共一筩果當作魏顆之顆北土通呼物一出爲一塊蒜顆是俗閒常語耳故陳思王鷂雀賦曰頭如果蒜目似擘椒崔豹古今注蒜卵蒜也俗謂之小外國有蒜十子共爲一株二𦯬裹之名爲胡蒜尤辛于小蒜俗人謂之大蒜桂氏札樸引莊氏說納卵蒜當爲納民祘民古文作史隸譌作卵又于祘上加艸紹蘭謂小正明云卵蒜也者本如卵者也果如莊說則是民祘也者本如民者也尤不然矣

王氏經說卷第二終